

關於張達文老師的二三事

直到現在，我都還記得第一次看到張達文老師的情形。那是在我們零一級剛進來的新生座談會上。由於大家彼此都還不熟悉，台上台下的互動並不是特別熱絡，氣氛還挺像當年念小學週一聽校長和訓導主任說話那種感覺，只能非常小心拘謹的偷偷地打著哈欠，一直到達文老師進來為止。『這位是我們物理系的才子，文章常常發表在 *Physical Review Letters* 的張達文老師』，記得當時的系主任呂助增老師是這樣子介紹的。什麼才不才子，PRL 不 PRL 的，其實我們當時也不懂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自從達文老師來了之後，現場就一直笑聲不斷，有了生氣。關於那天達文老師說了什麼我一點也不記得，不過這個印象，基本上在我的記憶中，只要有達文老師在的場合，總是多采多姿充滿笑聲有生氣的。

在念研究所的時候，我才真的比較有機會和張老師走的比較近一點，一方面是因為老師除了他自己很專精的高能物理之外，也開始了對凝態物理的研究，另一方面是，和我很熟的學長侯昌佑當時是他的學生之一。同時，我也修了一門由他開的『多體物理』。不管由我直接間接所接觸到，或聽到的感覺都是：『達文老師是個十足的優秀物理學家！』

每次聽演講時，就算不是他熟悉的領域，也總是能夠問出很多鞭辟入裡的好問題，靠的就是他多年獨立思考物理所培養出來的直覺。遇到講者語焉含糊不詳時，他也一定不輕易買帳放過，顯現的是他堅持研究物理的嚴謹態度。當然，也會有人認為這樣恣意的提問，恐怕會影響到演講的進行，但我卻覺得，那是我們學生幾個學習物理的最好機會之一。在那門『多體物理』的第一次上課時，達文老師就和我們說：『我開這堂課，不是真的表示我都懂了能夠教你們，其實是因為我自己也想要學。』我們幾個學生笑一笑並不怎的在意，因為我們修這門課之前就知道了。所以那門課就像是由他所帶頭的讀書會一樣，我們仔仔細細的學了好些平常常聽到，但是不太瞭解的題材。那次的學習經驗是很愉快的，因為我們也都感染到達文老師的熱誠。現在回頭想想，有多少人到了年近五十，還有這種重新學習新領域的動機和毅力？光是這一點，我們就能瞭解達文老師是真心熱愛物理的。

他應該不知道，我們學生私底下常常戲稱達文老師是『一尾活龍』。原因是在昌佑學長出國之前，他們整個研究室的人一起到了另一個學生在花蓮的家去玩，他們去了某個靠海邊的地方，達文老師看著看著，決定要下去游一游才舒暢，雖然每個人都勸他風浪不小還是算了吧，不過到底，他還是『征服』了太平洋。年已過四十的老師，還有著如此年輕的心情和體力，實在是令人稱羨。這也就是為什麼，當我們得知達文老師得到胃癌的消息，感到驚訝而難以相信。

去年我回清華時，去拜訪了達文老師，那時老師正在作化療，雖然昌佑學長已經

告訴過我他的情況，但是我一進門，見他變的異常消瘦，心頭還是不自主的震了一下。不過聊著聊著，我卻發現老師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。我們聊了很多以前在清華，過去一年在溫哥華，也聊了許多將來的事情，在那一天，我們是如此接近。老師告訴我他一年前其實有做健康檢查，只是沒照胃鏡時，我當下更是感到難過，也真的感慨這麼小的事情竟然可以是命運的轉折。因為醫生叮嚀他要適當運動，所以後來我也隨著老師在宿舍散步了好幾圈。臨走的時候，我基本上是相信明年應該可以再見一面，也稍微放心了一點。後來才知道，是我的運氣不錯，那天老師的精神和狀況都算是特別好的。

雖然張達文老師對物理或清華的貢獻是有目共睹，而且我或許也不夠資格來評論。但是，就像我們常說不要用成績來衡量學生一樣，我也真的覺得，物理學家的一生，不單只是由發了多少論文，或是別人的引用次數就可以衡量的。論文雖然可以永久保存，但是或許還是我們心中存在的記憶，來的更溫暖珍貴一點吧。

最後還是要千篇一律但誠心誠意的說：『達文老師，謝謝你的教導。』
學生銘祥